

血”。叶天士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其“久病入络”之说亦主要与其对温病的病机的认识有关,如果把“久病入络”当成所有疾病的普遍规律,则不能自圆其说。人病之久长或新初只是对病程长短时间的界定,病时与病位、病性虽有一定的关系,但可因病之不同而异,是具有或然性的,而不是必然规律。即有些久病可能入络,有些入络的久病也可能出络自愈,也有的病可能久不入络,而且有些新病亦可迅速入络。不同的病有不同的病机,若把“久病入络”当成标签乱贴,又把“络以通为用”当成治疗一切“络病”的法则,就值得商榷了。

1 久病未必入络

中医有“百日久恙”之说,许多百日之久恙,不一定是“血络必伤”,也就不需要从络论治。例如失眠就是一种常见的“久病”,但如果用通络的中药来治疗则多数收效甚微。因失眠的病机,《黄帝内经》认为是“卫气不得入于阴”,“气不荣则目不合”或“阳气盛,阴气虚,胃不和”。如《金匱要略》对“虚烦不得眠”者,用酸枣仁汤以安心神、疏肝气、养阴清热除烦治之。又如许多中老年长期忧郁失眠患者,多有五脏虚损、情志不遂,临床以百合地黄汤加减治之,常能取得良效,若以“久病入络”论治之则非所宜。

2 新病亦可入络

众所周知,外感温热病如果不留有后遗症,就不会成为久病。但是新感的急重型温热病,亦可入络。正如卫气营血辨证的倡导者叶天士所言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即肺卫邪热不经过气分阶

段直入营血,而出现高热神昏、热伤血络出血等症状。心包者,络也。叶天士明知此时虽有热伤血络之重证,但也不从络论治,而是说“直须凉血散血”。因为血与络本为统一整体,无论病之久初,治络先治血,血和络自通。所谓“络主血”,不仅说络是血行的通道,更是气血生化的场所土壤。如《灵枢·痈疽》云:“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溢乃注于经脉”。故伤血即伤络,治血即治络。无论是血热还是血瘀,血都是疾病能伤及络的中介,新病久病都必须通过血病才能病络。如果只讲“通络”而回避血的作用,其实正背离了“久病入络”的真谛——久病及血,血伤病络。

3 “气络”是个伪概念

《灵枢·营卫生会》言“血之与气,异名而同类焉”,《素问·六微旨大论》言气“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络这一微观的“器”也是在“气化”中生成,在古人的心目中,“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气的自由度比精血、津液、脉络、筋骨都大得多,根本没有与血络并行的另一套“气络”管网,营行脉内应是气血同络。卫行脉外但不另外有络,“气络”乃一个伪概念。气可行于经络内外,当气虚致血瘀阻络,或经络之气因病伤及于血,亦可伤络;气、血、络的这种关系决定何病何时才会“入络”。如肝藏血,肝气郁滞可使血行不畅出现胁痛乳胀,女子痛经等症,此时从肝血论治,用疏肝理气、活血通络法治之多有良效。

(收稿日期:2010-06-12;修回日期:2010-07-13)

[编辑:李 巍]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刍议

张 鹏^{1,2} 施 杞¹ 王拥军^{1*}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脊柱病研究所,上海市宛平南路 725 号,200032;

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针推伤科)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973”计划,2010CB5304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0930111),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20070268004) * 通讯作者:yjwang88@hotmail.com, (021) 64381378

[摘 要] 从汉字构字及字源、字义出发,结合历史、技术及文化等古籍文献,对《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有关十二官论述的争议点——“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进行解释。认为“作强”原本可能为“作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假借为“作强”。故本句应解释为:肾是制作疆弓的官员,掌握着精湛的技巧。

[关键词] 作强之官;肾;《黄帝内经》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出于《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关于“十二脏之相使贵贱何如”的问答。文

中采用模拟的方法将人体脏器比喻成社会结构中的具体官职,以论证并解释不同脏器在人体生理活动中各自的功能特点。相较于其他十一官而言,“肾者,作强之官”的解释一直广受争议。

古代文献中的注解主要有:①王冰:“强于作用,故曰作强。造化形容,故云伎巧。在女则当其伎巧,在男则正曰作强。”②张志聪:“肾藏志,志立则强于作用,能作用于内,则技巧施于外矣。”③马蒔:“惟肾为能作强,而男女构精,人物化生,伎巧从是而出。”

现代文献中的主要注解有:①《内经讲义》:作强,功能作用强大。肾藏精而舍志、主骨生髓、主司生育,其功能强大,故称作强之官^[1]。②《思考中医》:“作”就是作为、作用。“强”首先代表米虫,形似男性的生殖器。与肾主二阴相合。“强”又可引伸为坚强,刚强,强硬之义。与肾主骨相合。而“伎巧”则是人的生殖繁衍能力,是人的造化功能^[2]。

由此可见,不论古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若非牵强会意生搬硬解,便是“以经解经”陷入思维循环,即利用《黄帝内经》中其他章节所提及的肾脏生理功能来解释“作强”,并赋予其更多的内涵及意义,但始终矛盾重重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人提出“作强”是原文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将成为无解之命题。

我们尝试改换角度,由汉字构字及字源字义出发,结合历史、技术及文化等其他古籍文献,对本句进行解释,如有差谬疏漏,敬祈指正。

1 “肾”字的含义

“肾”字为形声字,形从肉,凡肉之属皆从此旁,表示其为人体器官之一。声从𩚑。“𩚑”者,《说文解字》谓之坚也,形从又,声从臣。“臣”者,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此旁,表示其为人体器官中的臣仕之官。“又”者,《说文解字》谓之手也^[3]。其本义象右手形,所以从“又”的字多与手的作用有关,如取、反、叉、𩚑、取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从汉字构字角度分析,肾脏应类似于人体器官中从事某种手工业的臣仕之官。

2 “作𩚑之官”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

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其中君主、相傅、将军、臣使等皆为汉代以前社会官职名称,于此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经文之“十二官”之“官”当释为“官职”。然成肇智指出:“历代并无仓廩、传道、受盛、作强、决渎之类的官名,中正、州都作为官名已是曹魏以后的事了。”故当“释为官能或官能词义的引伸”^[4]。李如辉则认为,上述有关“十二官”的论述,是运用“社会关系模式”来模拟说明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果^[5]。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社会官职名称本身也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分工的变化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很多官职名称会随着朝代的变迁而逐渐消失,而同时也会有新的名称出现。故如何解释本句的最关键要点并非在于考出“作强”是否确为古代官职名称之一,而应找出此官职所负责的职能范围或具体事务,这也是相较于官职名称改变相对稳定的。目前所存古代典籍当中,除《素问·灵兰秘典论》、《素问·本病论》与《灵枢·刺法论》之外,再无“作强”一词出现,也导致此关键点陷入“无可考”的困境。但我们认为,根据汉字造字的特点及现存相关历史、文化与技术文献,仍可以查考出与之相近甚或正确的解释。

“作”是古汉语中出现最多的动词之一,《说文解字》谓之起也^[3]。后逐渐引伸出“兴起”、“举行”、“创造”、“从事”等诸多意义,但始终离不开手工活动的范畴。故与“肾”字“又”旁所表示的“手的动作”相一致,也符合“伎巧”所描述“手艺”的范围。此字相对争论较少。

“𩚑”字现已简化为“强”,现有三种发音,分别为qiáng、qiǎng、jiàng。《说文解字》中“强”字属“虫部”,谓其本义为“𧈧也”^[3],即“米中小虫”,后引伸出多种含义,但现多用其形容词义,如“强大”、“倔强”等。不论《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其中所引用“强”字的用法没有任何一处作为宾语,这也是“作强”一直难以被明确解释的原因。

“𩚑”字在古汉语中与多字通假,如“彊”、“襁”等。其中“强”现已废用,《说文解字》:“然以𩚑为彊,是六书之濫借也。”^[3]故现今出版的诸多古代文献中的“彊”字皆已简化为“强”。如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易·干卦》:“君子以自彊不息”,即早已被“强”所代替。

《史记·陆贾传》：“乃欲以新集未造之越，屈彊于此。”《前汉书》作“屈强”。对此变化，《康熙字典》编者所给出的解释为：“按彊与汧，平上去三声经史通用。”^[6]《史记》、《汉书》固然属于“史”部，《黄帝内经》则被视为医书中的经典，应该也在“通用”的范围之内。但这一互通用法却混淆了两字在字源字义上的区别，给正确理解造成困扰。

“彊”者，《说文解字》谓其“弓有力”也，属“弓”部^[3]，究其字源及字义与“汧”并非等同。《吕氏春秋·壅塞》：“齐宣王好射，悦人之谓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而至北宋《太平御览·兵部七十八·弓》引用此句时作“汧弓”^[7]。可见“彊弓”、“汧弓”可能为古代诸多弓类中的一种，或者特指为“强劲有力的弓”。古汉语中可见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的用法，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彊。”。裴驷引《汉书音义》注曰：“能引彊弓官，如今挽彊司马也。”^[8]“材官”指主管工匠、土木之事的官署，此处指周勃原为从事“织薄曲”的手工业者，“引彊”指其可以拉开强劲有力的弓。故“彊”在此已当作名词“彊弓”来使用。而东汉班固所着《汉书·周勃传》中同一句子已作“引强”^[9]。

现今可查考的《黄帝内经》之名，则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目中。而根据中国古代正史记载进行推测，《黄帝内经》可能成书于《史记》之后，《汉书》之前^[10]。由此可见，“彊”作为“汧”的古字，“作汧之官”中的“汧”，极有可能曾为“彊”，在传抄流转过程中假借作“彊”字。故“作彊之官”中的“彊”应为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其意可解释为“制作彊弓的官员”。

3 “伎巧出焉”

“伎”者，才也。“巧”者，技也。“伎巧”通“才技”、“技巧”，故本句争议较少，但所发挥的引伸义则较多，如有学者即将其引伸扩展为生殖伎巧、思维伎巧、行为伎巧等^[5]。而这也是与前面将“作强”解释为“强大”、“刚强”等意义比较矛盾的地方。“大而强，小而巧”是我们较常用的词组，故“强大”而又富于“技巧”则较违背事物特性的一般规律。王冰在注释此句时则干脆将其拆开：“在女则当其伎巧，在男则正曰作强”，同样较难令人信服。

弓为古代兵器之一，激弦发矢，可以及远。《三礼图》引曰：“黄帝臣挥作弓”，考此法之由来最古，黄帝战蚩尤于涿鹿，纯用弓矢以制胜，此为有弓矢之最早者，后经改造发展，弓矢逐渐成为战争之利器。恩格

斯曾评价：“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11]。而在原始社会农畜牧业发展之前，狩猎一直是人类维持基本生活的手段。由此可见弓的制作与使用无论是在生产生活还是在战争当中都是极为重要的。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相仿。其中记载曰：“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其中“冶氏”、“桃氏”、“矢人”、“庐人”、“弓人”条记载了多种兵器的形状、大小和结构特点，尤其对弓矢的制造工艺记述详尽：“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考工记·弓人为弓》首先根据用途不同如对弓身的用材就比较了7种材料的优劣，探讨了如何增加弓身的弹力、射速，以及加固和保护弓身等问题。并提及制作一张弓不仅需要工匠经验丰富，技巧出众，其工序一环扣一环，周期头尾长达3年之久^[12]。这种制弓经验被我国古代弓匠继承和发展，流传至今。据1942年谭且猷对成都长兴弓铺的调查，从材料制备到做出成品，一张弓的制作周期是3年，头尾共4年^[13]。由此可见，“制作强弓”无疑是极富于“伎巧”的一项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从汉字字源字义出发对《黄帝内经》原文进行注解，完全可以摆脱“以经解经”的思维桎梏，从而可能对其给出新的解释，拓展对中医经典的理解。依照本文，“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部分前后呼应，其意义也已可以相互支持，基本实现了“自圆其说”，也自然将“传抄讹误”的说法否定。

参考文献

[1]王洪图·内经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53。
[2]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08—409。
[3]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成肇智·《内经》“官”字小议[J]·湖北中医杂志·1982，（1）：封3。
[5]李如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发生学原理[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1，25（2）：6。
[6]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4：361。
[7]何志华，朱国藩·唐宋类书征引《吕氏春秋》资料汇编[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196。

- [8]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65.
- [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2:2050.
- [10]王洪图·内经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53,1-2.
-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

- [12]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05-106.
- [13]谭且椒·成都弓箭制作调查报告[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1:23(上)

(收稿日期:2010-10-10;修回日期:2010-12-15)

[编辑:李巍]

理气药功用别裁

朱步先

(50 Wolsey Road Oxford OX2 7TA UK)

[摘要] 理气药的临床应用,不仅限于调理气分疾病,还有解毒、消肿、散风、止痒、益气等功用。要想全面认识与把握药性,必须从药物功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出发,乃至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推勘,方不致失之片面与僵化。

[关键词] 理气药;辟秽解毒;匀气;推陈致新

识药、知药、用药堪称本草学的三大要义。不识其药,焉知其性;不知其性,焉能致用。故三者密切相关,不可或缺。今谈知药,知药是指对药性的全面认识与理解,以及对古今文献的融会贯通。若滞于纸上语则失之僵化,失去临床依据则流于空泛,知正而不知反则易生片面,可见知之不易。譬如理气药,按照今人的界定,理气药是指“具有行气解郁、顺气降逆、舒畅气机作用,调理气分疾病的药物”^[1]。其功用为“宽胸利膈,行气止痛,破气散结,顺气降逆,疏肝解郁”^[1]等。鉴于药物功用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上述界定不足以涵盖其更为宽广的应用范围。为此笔者撷拾诸家之论,参以己见,芟芜取精,分别裁酌,聊举数端于后,以冀启发思路,广其应用。

1 辟秽解毒,消痈散肿

痈疽尽管有属阴属阳之异,但多为气滞血凝、经络阻滞而成。《黄帝内经》所谓“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是也。理气药多禀芳香之质,芳香乃天地之正气,既能辟秽解毒,又可旺盛血行,疏经透络。是以前人有气血“闻香则行,闻臭则逆”^[2]之说。综观历代外科典籍,无论内服和外治,其组方多采芳香之属,可识其义。用芳香之理气药作消散痈疽之用,南宋医家陈自明《外科精要》之“独胜散”颇具特色,此方取香附若干,去毛令净,以生姜汁淹一宿,焙干,研极细末,每服6g,不拘时热汤调下。香附辛香走窜,为血中之气药,作散剂用,取其气味浑全,以姜汁制,不仅增其行气散结之力,兼可化痰。此方适用于痈疽初

起僵硬漫肿者,于气结、寒凝、毒聚之症,尤为适用。

乳痈每见于妇人产后,多因感染、情志不遂,或乳汁蓄结所致。然而无论何种因素,乳汁排泄不畅堪作共同的病理特征。故欲消痈肿,必先通乳;欲通乳络,必先行气。治疗乳成痈,《竹林女科证治》用陈皮30g、甘草3g,水煎服。此方直截了当,简洁可行。凡乳痈未成者易消,已成者易溃,盖陈皮少用则行气和胃,多用则有化乳滞、消痈肿之功。

流注初起漫肿无头,皮色不变,往往此处未消,它处又起。多因湿痰、瘀血、风湿或热病后余毒,流窜经络所致。如何阻断其流窜走注之势,常是控制病情发展的关键。曩年我在江苏老家行医,每逢夏秋之交,暑湿郁蒸,此症屡见不鲜,其中尤以湿痰流注最为多见。观其初起常伴恶寒发热、周身酸楚等表证,曾用大剂清热解毒、疏风消肿之剂,配合外治之法,然而收效平平。后细阅方书,特别是受到《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初起湿痰所中者,木香流气饮导之”之启示,恍悟宣通气机、行滞化浊为治疗湿痰流注之要着。盖气不行则湿痰不消,湿痰不消而毒邪不解。至于寒热,乃缘湿痰稽留,致使经气受阻,血脉不行,阳气郁遏不通所致。虽是表证,实非表邪。于是用木香、青皮、陈皮、藿香、炒枳壳、炙僵蚕、浙贝母、法半夏、连翘、当归、赤芍、甘草等出入为方,其中木香常用至10g,药后往往能迅速控制走注之势,且使寒热顿解,漫肿渐消。

理气药不仅能消痈散肿,抑且能治疮毒内攻脏